



大风歌

鄒 荻 帆



大风歌

鄒 荻 帆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塞外官厅湖畔某农业社，在人民公社化前夕大搞水利的故事。那儿的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在总路线、大跃进的鼓舞下，决心改变家乡一穷二白的面貌，同心协力地克服了种种困难，实现了水利化，并在胜利中不断前进，最后成立了人民公社。书里生动地反映了基层干部中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也细致地描绘了几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曲折过程。作品以饱含激情和诗意的文笔，深入地探索了几个主要人物的内心活动，热烈地歌颂了三面红旗的正确与伟大；是对党和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崇高理想与宏伟气魄的一首赞歌。

装 幀：柳 成 蔭

大 風 歌

书号 1751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31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 $\frac{1}{16}$ 插页 2

1964年3月北京第1版

196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4000 册

定价 (3) 1.30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第一章

这正是三九严冬，长城外刮着滚滚的西北风。内外长城爬上丛山障岭，昂着头钻到天空，又落下来窜进无数的驼峰中。山上没有树，只有戴着银盔、披着银甲的山峰，好象巨人屹立在大风中，巍然不动。

万山环绕中显露出这块平原。冰雪紧紧包裹着它，狂风竟象无数的铁甲列车轰轰开过，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风。有时从它胸膛上驶过京包线火车，倒象一条小爬虫，蠕蠕地在劲风中爬动，没有一点声响。

官厅湖结了冰，铺上一块巨大的玻璃。沿着湖岸的村落象雕塑般静立着。这些村落的名字是：二营、三营、达子营、火烧营、榆林堡、北辛堡、大古城、狼山、小七营、柳林屯、黑山口……，总之，从这些村庄的名称就会令人想起这是往日边塞戍军的地方。人们传说，当日落黄昏时，长城的烽火台上，还可以看到英雄的帅旗在雪花中飘动，银枪雪甲的队伍在长城上逡巡，当然，风里面还响着号角和马嘶声。

人们确凿地说，穆桂英曾经在这里挂帅点将，杨家将战死在那一块沙场。并且说，杨六郎的神象就修建在那一座山庙里，那年，日本军队搜查游击队时，进了山，瞄准神象射了好几排子弹，

可沒有一顆能射中他。

这块地方是过去英雄們抗击外侮的地方，这是英雄的土地！

河北省張家口专区的一个县的县城，便坐落在这块平原的京包綫上。

这已是晚六点多钟，全县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大跃进誓师大会剛剛結束，各乡社代表都立即赶到火車站来，准备奔回乡去布置工作。

火車站的月台上挤滿了人。东行車是晚七点半，西行車是晚七点三刻，除了各乡社的代表外，水利部和中国文联的两百多下放劳动鍛炼的干部也赶到了車站，这些下放干部已經分配了地区，他們准备跟随代表們到各自的农业社去。

西北風还是一个勁吹刮着，一輪明月却飞一般穿过奔窜着的云块，出現在天上。

代表們除了抗着自己的行李外，有的抱着一捆捆紅綠紙和印刷品，有的捧着大会发給的带玻璃框的奖状，和带有金黃流苏的奖旗。

下放干部的行李一堆堆放在月台上，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一些年輕女同志，碰在一起就象一窠麻雀，唧唧喳喳叫着。文联有一位青年同志，一下就跳到行李堆上，两只手合成喇叭形，轉着身子对两边叫着：“喂，同志們，同志們，我們唱一个歌，好不好？《携手向农村前进》！‘高举起劳动的旗帜’，一、二、三——”

高举起劳动的旗帜，
告別了城市和亲人，
我們携手向农村前进，
立志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
我們革命战士，

誰也不做溫室的花朵……

.....

雖然是在大風里面，歌聲却唱得很響亮，並且好多男的女的，都邊唱邊向對方握手告別。這些人主要還是下放幹部，開會的代表和另外一些趕車的乘客，卻在一旁望着他們。接着還有人領着喊口號：“到農村安家落戶！”“向農民學習！”“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這時車站的一位服務員，拿着一個洋鐵喊話筒，對大家喊着：“同志們注意！同志們注意！東行車就要到站了，火車停車的時間三分鐘，這趟列車乘客較多，請同志們帶好自己的行李，掌握時間，迅速上車！”

大家都趕快拿上自己的行李，手上提着，肩上抗着，膀子還夾着。火車連奔帶叫，從遠處沖撞過來，強光的車燈好象一把透明的掃帚，把前面的一切黑暗都掃除了。火車的汽笛叫得更緊，顯出威風凜凜。

火車已經靠站了，人潮涌向車廂里去。這時車門邊有個年約二十歲的女學生模樣的姑娘，一面向站門口招着手，一面高聲叫着：“柳葉青，快点，快，就要開車了……”接着還自言自語埋怨了几句：“怎么搞的，到這時候才來！”這姑娘臉上帶有朝霞般的健康膚色，額上有一掠劉海，一雙亮亮的杏核般的眼睛，烏黑的頭髮上披着一條淡黃色的頭巾，背後是兩條長長的辮子。她穿了一件合身的灰色棉制服上衣，配上條青色的呢褲，腰上還系了一條皮帶，束得緊緊的，苗條而健康的身個兒，肩上挂了個草綠色行軍袋。

柳葉青正走到站口的木欄邊。他穿了件翻毛領黑皮大衣，戴着皮帽，鼻梁上架着風鏡，下面蒙着口罩，肩上背了個大行李

包，左手提着一只大箱，右手提着一只箱子和网绳袋，袋里面的洋磁盆、水杯、瓶儿、罐儿碰得当当响。他自己也是急得满头汗，可身上穿得臃肿，加上这些负担，实在无法加快速度。只见从車門口跳下一个穿黑棉制服的人，几个箭步就迈到木栏边，迅速接过了柳叶青双手上的物件，立即挤进車厢去了。

火車很快就开动了。看样子柳叶青已經精疲力尽，无力地靠着車厢进門的厢壁，但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事，叫着那年輕姑娘：“梁婕音，小梁……”

她正和那穿黑棉制服的人談話哩，她轉过头問了一声：“什么事？”

“没有什么，剛才真感謝你。”

“感謝我？你應該感謝王社長，”她指着穿黑棉制服的人，“要不是社長帮你一把，我看你这回要掉队啦！”王社長是楊柳农业社的，名海貴，三十七八岁。这几个下放干部正是随着他一道到楊柳社去的。这个社是个一乡一社的联村高級社。

“对，对，應該感謝王社長，”他又把眼光朝着王社長說：“以后要你們勞神的地方多着哩。”轉而又对梁婕音說：“你知道我怎么来晚了？我伤風感冒，头疼，买药去了……”說着更显得疲憊与苦痛。

王海貴听他这样一說，立即动員了一位青年让出座位。柳叶青还准备謙让一番，王海貴便把他推到座位上去說：“你这个入真是‘礼多人不怪’，身体不好还要硬撑，火車上也不是劳动鍛炼的地方。”于是柳叶青順势坐在座位上。

他坐定之后，又虛張声势地望着王海貴說：“我們来挤一下好不好？”

王海貴似笑非笑地說：“这怎么挤，挤破了屁股也坐不下呀，

你坐吧。我們成天在地里跑，就是练出了个腿勁，站几个钟头不算回事。我就怕开会，坐得屁股疼……噢，你們文联的两位都来了，还有水利部的尙慎思呢？”他皱了皱眉头，本来鼻梁上的两头眉梢就很接近，他一皱眉时，两条眉毛簡直要拼成个“一”字了。

梁婕音立即回答道：“他来了的，来了的，”她立着脚尖朝車厢看了看，“呐，在那里。尙慎思同志，尙慎思——喂，我們在这里。”

尙慎思紧貼着車厢东北角挂有行車時間表的地方站着，瘦长个儿，戴着一副眼鏡，面孔白淨，穿了一件带風帽的藍斜紋布棉大衣，年約二十八九岁。他听到梁婕音的叫声，但不习惯于在公众場合高声答話，只把头向小梁那边点了点，后来看見王社长也在那边，才举起手来向王社长打招呼。

小梁发出銀鈴般的声音招呼着：“你那儿还行吧？”她看他被坐在他脚边的几个人挤着的样子，禁不住又問了一声。尙慎思稍带点笑意的，又点了点头。

王海貴看了看尙慎思文弱书生的样子，心想連柳叶青这个紅光滿面的大块头都吃不消，老尙怕也受不了吧，于是高声問道：“我給你找个座位好不好，老尙？”

老尙立即連連搖着手，并且張嘴回答着。但是他的答話声还是不算大，对方是无从听清楚的，只是从他坚决的手势上知道是拒絕給他找座位。

王海貴笑眯着眼睛，点着头，轉而小声对梁婕音說：“別看老尙那文秀才的样子，还挺不怕艰苦。”

“王社长，你別夸奖得太早了，現在还一点点艰苦都沒有碰到哩。将来，真正碰到考驗了，誰知道，我們都是些小資产阶级

知識分子……尙慎思还是不錯，我是說我自己。”小梁在結尾又补充了一句。

柳叶青翻着白眼看了她一眼，而后把腿一伸，准备闔上眼睛养神。突然他象記起了什么事，向着王海貴說：“呃，邓書記呢？他坐到哪儿去了？”他指的是楊柳乡党委书记邓常春，他还以为邓常春到什么特別舒适的座位去了哩。

“噯，邓書記的会还没有完哩，緩天把才回村。”

“那倒也好，免得……”他說了半句就打住了。他本意是說免得挤这趟水泄不通的班車的，怕社长对他印象不好，就沒有往下說。

一轉眼工夫，梁婕音不知怎么一来臂上就戴上了个旅客代表的紅袖章，忙着归拾車廂內旅客的行李，組織旅客們注意車廂清潔。剛上車时，車廂內的走道都堆着行李，坐滿人，經過一番調兵遣將，情况已經大不相同了。接着，她还組織了几个能歌善唱的下放干部到播音間广播，总之，她上車之后就沒有停止活动。

柳叶青在坐定休息了一会之后，精神好得多了，只想找个人聊聊天，很自然就找到王海貴。

“这里到楊柳村有多少路，王社长？”

“嗯？”王海貴正想着社里的一摊子事，根本沒有听到。

柳叶青免不了把这无关痛痒的話又說了一遍。

“一百多里吧。”

“就在铁路旁边是不是？”

“不嘞，离車站还有上十里地。”

“哎哟，还有十里！”柳叶青想着自己上車时負担行李的狼狽勁，簡直不敢設想这漫漫的长途。

王海貴的閃着亮光的眼晴眨了眨，已經完全懂得他的心思

了，立即接上了一句說：“到車站就有人來接，我給馬玉峰打了電話，不要緊。”

“馬玉峰是誰？是什麼人來接？”

“老馬是我們總書記。你的行李沒有問題，我們有大車。”王海貴忍不住把他的心思點穿了。老王說完之後，有意把眼光望着東北角，象是找尚慎思的樣子，其實是不打算跟柳葉青多嘮叨了，自己心里在對社里的一切進行籌謀策劃哩。

尚慎思一动不动貼着車廂壁站着，猛然一看，倒象一幅畫象挂在那里，上車以來，似乎他連咳嗽一聲也沒有。柳葉青望了他一眼，心里暗笑他那樣子：“真是個搞科學的人，呆板、冷淡，那臉上就是一本機械學原理……”

……火車在長城外的勁風中行駛着。

車到義合鎮，楊柳鄉的代表和三個下放幹部都下了車。站台上賣油豆腐湯的，排了很長的隊，柳葉青真想去嘗試一碗，但他到底克制住了，只是心神嚮往地說了一句：“啊，賣油豆腐的！”

大伙都忙得很，沒有聽到他這句話。代表們搶着給下放幹部搬行李，一涌就走出了車站。

剛一出站，就看到兩輛膠皮大車停在車站門口，都是兩頭青驢子，下放幹部的行李已經安放到車上。

“怎麼哪，怎麼哪？”尚慎思看到他們的行李都搬到車上，代表們反倒抗着行李，頂着風，在月亮下前進了，就忍不住問着。

王海貴回答着說：“對啦，這是特地給你們備的車，在縣城我就打電話回來了。”

梁婕音很快插上去說：“干嗎給我們準備車，我們也會背着

行李走。不行，不行，一定不行！”

柳叶青听到王海貴說是給下放干部准备的，他在火車上就知道了这件事的，很自然就坐上車去了。等到梁婕音讲话后，他也不得不虛假地說：“是呀，其实不必給我們备車，我們来乡下就是准备受苦的。”他說时，并没有下車的表示。

尙慎思听他說“受苦”两个字，不以为然地皺了皺眉头。梁婕音却叫着說：“老柳，下来吧，怎么不动？”

“噉，下来啦——”柳叶青慢声答着，試探性地扭动腰身，早教那套車的人摠住了。

梁婕音留神看着那人，那人戴黑皮帽，披着一件黑布短皮袄，长得中等身材，約莫三十二三光景。他一边忙着套車，一边和王海貴扯話，詢問着县里千人誓师大会的情况。他說話的神态和动作，使人有一种不協調的感觉：語調比較稳重、直率，話語不多，行动可极为利落熟练。他很快就把車套好了，牲口随着他的“噉噉”声，一会提起蹄子，一会后退几步，一会揚起头来。一会他猛力击一下牲口的背部，使青騾子嘶叫起来，剧烈地把身子后退几步来反对这一击，但这是說明一切都就緒了，試驗試驗还有什么不牢实的地方。

王海貴一边也帮忙摆着行李卷，并且拉着让梁婕音、尙慎思上車。小梁看事情已成定局，自己扶着皮車板一纵身就坐上去，尙慎思谦让了一会，也坐了上去。这时，王海貴才說：“呃，我还没有介紹，这是我們总支書記馬玉峰，我給他打了电话，特为来欢迎你們的。”

梁婕音从車上伸手和馬玉峰握手，她一直望着他套車的，一时想不出恰当的話贊美他，只是說：“你套車真熟，真行，要学赶車怕得几个月！”

馬玉峰連搖着头說：“不算行，不算行。噉，我們這地方冷啊，不象長城內。”他看小梁連大衣都沒有穿，赶忙把自己的皮袄披到她身上。

“不，你快穿上吧，我不冷。”她委婉而堅決地拒絕了，使馬玉峰只得暫時把皮袄放在牲口背上。

尙慎思特地跳下車跟馬玉峰握了握手。柳葉青一聽介紹是總支書記，心想以後和他打交道的事一定挺多，赶忙跳下車走到老馬身邊，兩只手抱着馬玉峰的膀子，簡直是要擁抱他一樣：“你就是馬書記啊，了不起！你可以說是我們基層幹部的典型，勤勞、堅苦、樸素、工作踏實，為人民服務，真是了不起，了不起！有空我們聊一聊，我還想寫點特寫哩。我帶得有照相機，過天把，我一定要給你照幾張……”

老尙覺得這些話說得莫名其妙，赶忙打斷了他，對馬玉峰說：“怎麼還套車來接我們呢，社里一定很忙！”

馬玉峰實打實地說：“真是够忙的，就是皮車不够使喚，剛從叉合鎮拖了磚回去，又運山藥到清水河，馬不停蹄，就來接你們了！”

梁捷音親熱地叫着：“噢，人馬都累了吧，真不好意思，還讓你跑到車站來！”

他滿不以為然地說：“那怎能不來，中央派了親人來，我們還不來？我差點沒跑到縣城去接你們，可就是分不開手！”

他隨即催促着：“上車吧，上車吧，邊走邊說。”他用手推着下放幹部上車。

老尙又說了：“我們還是步行吧，應該把代表們的行李都放到車上，大家一塊走。”

王海貴胸有成竹，狡猾地笑了一下：“好吧，你們還是趕快上

車吧。代表們都在前面走哩，我們坐上車可以快点追上。”

一安排以後，只要一輛皮車，全坐上了。三個下放幹部，加上馬玉峰、王海貴。馬玉峰坐在前面駕車。剩下一輛車，去運煤塊去了。

皮車穿過了義合鎮，繞過鐵路，向西南方疾馳。馬玉峰揮着鞭子，“噠，噠，噠……”接連叫着。

梁婕音問道：“怎麼還沒有追上？”

馬玉峰問她：“追誰呀？”

梁婕音說：“開會的代表。”

王海貴這才說：“追不上了，他們走的是小路，到楊柳村再見吧！”

梁婕音帶着責備和感謝的口氣說：“咳呀，王社長，你騙我們哪。”

王海貴用哈哈的笑聲回答了小梁的指責。

風漸漸停了，已是夜半十一時左右，天上的白雲都移到東南方去了。月亮旁邊沒有了雲，似乎被凍結在天上了，寒冷也好像凝固在原野上。只有這輛皮車，划破寒冷在奔走。馬蹄鐵碰到大路的碎塊砂石上，有時迸濺出火星。月光下，一片片樹林，有時樹林里冒出橙色的燈光。車子偶然穿過樹林，夜鳥在月下驚散，叫了幾聲，飛到另外地方去了。

梁婕音對一切都感到新鮮。問着：這是什麼林？那是什麼樹？那村子叫什麼名字？這塊地種什麼？那個土堡是什麼？

馬玉峰一邊揮响皮鞭，一邊一一回答。

馬玉峰說：“這片地呀，可好，都是花果林子。你看那邊吧，”他用鞭子指着，“那是海棠林子，春天開起花來，象把大花傘一樣，粉紅粉紅的。那邊是杏樹，噢，一抹紅，可好看，城里嶺也找

不到这么多花！……”

馬蹄踩过一条結冰的小河，好象走过一条白絹布一样。梁婕音禁不住哼着一支莫扎特的曲子：

来吧，亲爱的五月，
給树林穿上綠衣，
讓我們在小河旁，
看紫罗兰开放。
我們是多么願意，
重見那紫罗兰，
啊，来吧，
亲爱的五月，
讓我們去游玩……

特別当小梁唱到“大家欢聚一起，用紙牌盖起小屋”时，柳叶青兴奋地说：“很好，我很喜欢这支曲子。你說呢？”他对老尙問。

老尙帶点沉思的神情說：“是呀，还好，不过，……”他沒有說下去。

梁婕音馬上追問着：“不过什么，你总是讲半句話！”

老尙这才說：“也沒有什么，我是說这歌跟大跃进好象沒有……”

小梁接着說：“是呀！我也不滿意，这完全是小資产階級情調。”

柳叶青叹了一口气說：“咳，艺术总是艺术嘛，总要能抓到人們的心坎上去，直着嗓門跟公鸡叫一样，有什么好……”他的話沒有說完全，接着叫道：“哟，这儿冷得够噲！”

馬玉峰一听他这样说，象响着連綿不断的悶雷似地嚷着：“噢，我說冷吧。是冷，是冷。”他馬上把他身上披着的皮袄，盖在柳叶青的腿上，皮袄的另一角盖在梁婕音的腿上。当他这么盖着的时候，大声叫嚷着說：“老梁啊，你这不行，怎么就穿条单呢褲！冻了腿，会疼的！”

梁婕音一只手拉起皮袄，想送还给馬玉峰，一边嚷着：“你这要着凉了。我們不冷，我里面还穿了毛綫褲哩！”她想拉皮袄还给馬玉峰，柳叶青却正用手将皮袄压在大腿下，嫌沒有压严实，有点透風。

“呃，呃。”梁婕音不便說話，揭着皮袄这样嚷着。

柳叶青好象是不懂的样子：“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其实他很知道，只是他实在冷得有点受不了。

但是馬玉峰一只大手按住了梁婕音的膀子，并且认真到有点生气地說：“喂，不要推去推来了，我們是風吹雨打慣了的，这里風又硬，客气什么嘞！我还发汗哩！”

他这一說，弄得梁婕音不好意思再拒絕。她笑着对馬玉峰說：“你太照顾我們了，养成我們嬌气，你可得負責！”

王海貴代答了一句：“当然負責，我們对每个社員都要負責，对新社員負的責任更要多些。”

馬玉峰补充了一句：“到这里就算到了家。我是不懂得客气的，要冻坏了，我們誰也不順心！”

一股温暖的流泉，似乎穿过彼此的心上。梁婕音心里說不出的激动，連柳叶青也得到暫时的滿足，他只遺憾肚子有点餓，尽管口袋內藏有餅干，可一人独吃总不好意思。

大車翻过了一道土崗，前面就看到一片树林，还显露出粉白的牆。两匹騾子似乎跑得更起勁了。

“看到了嗎？”馬玉峰用鞭子指着前面，“這就到了我們楊柳鄉地界了，那是我們的养猪場。”

王海貴加了一句說：“呃，老馬還是养猪場的‘老’場長嘞。”

梁婕音緊接着說：“這就是我們社的呀，建了多久了？”

馬玉峰一面揮响鞭子，一面答着說：“就是去年春季。縣委號召我們搞副業，我們這鄉又不是山區，山桃野果、山雞野鳥都沒有。打破迷信可不容易啊，這里往年就是放放羊，哪兒養過豬，我們那時又是缺糧社……”

王海貴補充着說：“去年剛開頭談养猪，縣委老劉書記還跟我談過一次話，我的思想就沒有全搞通。後來，還是老馬到山東陽谷石門宋鄉，學了點經驗回來，才算搞順手。現在豬多、糧多、收入多，都沒二話說了。”

梁婕音在月光下瞪着大眼睛問着：“那豬飼料怎麼辦呢，又是缺糧？”

王海貴答道：“打豬草嘛，不是有一出二人台就叫《打豬草》，豬吃百种草，只要人去找！”

馬玉峰也轉過頭對她說：“豬草有好多種哩，蒼秧、水菠菜、灰菜、曲曲菜、水芹菜、大屁股草……”

柳葉青帶着獵奇的心情，連聲問着說：“什麼，什麼，慢點，再說一遍，我還沒記住。”

“多哩，”馬玉峰繼續說：“山藥莖、葵花葉、花生皮、胡蘿卜根、楊樹葉……這都能吃，當然有時候也得搭點糧食。去年為了推廣經驗，我們還在豬場辦了個展覽會，現場表演，這才家家戶戶都養起來……”說到這里時，他又想到縣里的誓師大會，向王海貴了解今年养猪的任務。

王海貴沒有仔細講清楚，只是說：“一、兩天鄧書記就回來了，

他讲得全面些，反正是要大跃进。”馬玉峰也就沒有一一追問。

大車滾过了一道士坡后，王海貴指着前面說：“瞧吧，前面就是我們村子。”

大家看时，只見月光下一片密密的树林，掩映着房屋的輪廓，好象炭色的剪紙貼在一張淡灰色的紙上，人語声隱約可聞。

梁婕音已經掀开了大衣，几次想站在大車上眺望一下楊柳村。車子跑得太快，站起来挺不方便，她只好用双手撑着車板，挺直腰身向前看。

到了村子的河滩边。冬天，水已經全干了，只剩下一片大大小小的碎石子，騾子仿佛也因为到了家，嘶叫着，竟象火車到站一样。

村口上挤滿了五、六十人，人丛中有人向胶皮車叫着：“是馬玉峰嗎？”

“是啊，是啊，是啊……”馬玉峰答应着，把繩绳放松了些，騾子拖着大車慢慢滾过，这时村口猛然响起了鑼鼓和洋号声，接着是一陣噼噼拍拍的鞭爆响。

梁婕音、尙慎思都迅速地問着：“干什么？干什么？”

王海貴滿意地說：“欢迎你們呀。”

馬玉峰补充着說：“吃了晚飯就等起，等到現在。”

柳叶青举起戴着皮手套的右手招呼着，好象檢閱部队的样子。

梁婕音第一个从車上跳下，向人丛扑过去，跑上去就一个握手，左手右手都同时行动。老尙和柳叶青也都赶了过来。

大車停在路中間，王社长站在車上，指着一个个下放干部，介紹他們的名字。一陣喧嚷和招呼之后，馬玉峰怕下放干部受了凉，催着下放干部快走，他領着头向农业社办公室走去。